

梦的喜剧

陈 道

# 梦的喜剧



谭滇  
著

刘恒 主编  
老编辑文丛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的喜剧 / 谭谊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1. 9

(老编辑文丛 / 刘恒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176 - 2

I. ①梦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1323 号

老编辑文丛

梦的喜剧

MENG DE XIJU

刘恒 主编 谭谊 著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\*

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32 开本 11.125 印张 前插 8 页 241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176 - 2

定价: 33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谭诒



左起姚欣、谭谊、李清泉、方顺景、李源实、王蒙、孙迅韬、赵金九



1995年文研所同学会聚会（前排：左起谭谊、申德滋、张志民）



前排右一谭谊，右三杨沫，左一曹菲亚；后排左一钱小惠，右一孙迅韬



前排右一谭谊



与夫人学敏及儿子儿媳、女儿女婿合影

秋聲蟹肥  
丙寅年五月譚誼作



譚誼書畫作品





2001年黄金海岸与夫人学敏合影

批评他不该没收那个望远镜，并说明它不是观摹开地  
克用的，而是作为革命传统的工具带下去的。让刘国瑞  
把望远镜还给营里。④二则让他找于润植商量让一个  
新兵投军，投军要求从营级选拔一名年青战士去参加  
⑤师部时跟李桂德<sup>指挥</sup>。据高政委说，这个李桂德之前  
投军参加<sup>指挥</sup>新兵连，<sup>高选</sup>还是师部李<sup>高选</sup>推荐出来的。高政委认为  
很好，改变<sup>而且</sup>让李桂德回来投军<sup>高选</sup>引见。这个投军<sup>高选</sup>得到<sup>高选</sup>军部的  
支持，为此，高政委还电话让李老<sup>高选</sup>酝酿一下。到问题的解  
决，高政委和李桂德从军部开会回来，再召开师党委会议讨论  
决定。对这件事，刘国瑞有着自己的看法。⑥这时，他很<sup>高选</sup>不<sup>高选</sup>以  
为然地说：⑦

“前一阶段，我们~~在延安~~延安<sup>高选</sup>国、省、道，各级都已经  
选拔了一批青年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。现在<sup>高选</sup>又把<sup>高选</sup>营级<sup>高选</sup>  
破格提拔到师部来~~而且~~高政委<sup>高选</sup>推荐<sup>高选</sup>指挥，搞不好对高  
政委<sup>高选</sup>推荐<sup>高选</sup>引见<sup>高选</sup>我<sup>高选</sup>是高政委。搞不好<sup>高选</sup>高政委的<sup>高选</sup>推荐<sup>高选</sup>引见<sup>高选</sup>

15×20=300

北京新文艺稿纸

## 梦想者的痕迹

刘 恒

这套丛书的作者身份雷同，都是编辑，而且都在同一家刊物——《北京文学》做过编辑。倘若如某些人所喻，文场便是战场，则此刊即是一面旗帜，而这些作者无疑就是聚在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的战士了。由此而言，这套书收拢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文章，更不仅仅是某种趣味或某种意境。它所汇集的是战斗者的汗水，血水，或许还有泪水。点点滴滴，如雨如花，这些熬过来的人甘苦自知罢了。

因此，这一册册小书摆在读者面前，不是出于自爱或自赏，更不是为了讨好或讨彩。它们在书海里漂泊，像风雨之后的落叶，已然注定了寂寞的命运。然而，作为编辑，躲到鲜花的后面去，躲到掌声的后面去，躲到一切浮华与喧嚣的后面去，是这个职业与生俱来的宿命，在他们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处境了。他们朴素的文字与他们平凡的人生相呼应，一并成了默默的耕耘者的写照。我期待用心的读者聚此一阅，对这些文章和文章背后的仁者保持真诚的敬意。

年轻的读者或许不大在意，四十年前或五十年前，这些作者像你们一样年轻！你们可以在信息的海洋里饱食畅饮，尽情

吸收知识的营养，可他们呢？如果仍以战场比喻文场，凄风苦雨，弹尽粮绝，他们竟然守住了阵地并保全了小小的斩获，几乎算是一种奇迹了。无论别人或后来者如何看待这些笔墨，我都将视其为勇士留下的战斗的痕迹，这套书则是一种不屈意志的永恒的纪念碑。我向它们和它们致敬并致谢了！

我有幸与他们共事多年，并以此为傲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参与者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受益者和见证者。他们的勤勉和谦逊，淡泊与宽容，敏锐和通达，以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懈劳作，滋养了《北京文学》这块阵地，滋养了无数有名或无名的作者与作品，也滋养了我。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伏案苦读的背影，在狭小的办公室聚首畅议稿件的音容笑貌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鄙人将没齿不忘。我斗胆呼唤读者来亲近这套不起眼儿的书籍，却并非出自私利与私情，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领略一种淡淡的仁慈、拙朴、坚韧和梦想，并从中吸收于人生有益的养料。那些深爱文学的人，必定会在前行者的足迹中领悟到职业的真谛乃至人生的真谛，并像我一样受益终生。我将这美好的预期摆放在这里，也将美好的祝福预支给诸位。文学会保佑我们大家，彼此多多关照就是了。

对此书而言，我只配拜读，不配来做序。三言两语难述此心，唯有拳拳诚意借片纸一表，算是向我的领路人叩头施礼，也算是向我的同路人拱手道安了。不尽之语，来日携书品茶悠谈。读者则自便，无须我来愚语了。至于辛劳的编者和出版者，请受我一拜。再拜。

2011年10月26日午前三拜

# 目 录 · Contents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梦的喜剧 | 1   |
| 风情   | 238 |
| 飘零   | 275 |

## 第一章 私奔

天蒙蒙亮，在视觉中仍然遍布夜色，这是一个神秘的时刻，也是一个使人恐怖的时刻，仿佛夜色中包藏着数不尽的精灵。果然，仔细瞧瞧吧，村头防风林长廊公路上，有两个移动的黑影，行踪诡秘，飘忽不定，可这不是精灵，也不是歹徒，而是两个扭在一起的灵魂，是两个青年私奔者，一男一女手拉手、肩并肩赶路。他们并不想使人害怕，可他们自己却是胆战心惊、急切难当，恨不得会隐身术，像一阵风掠过大地。他们始终没有跑，总是急急忙忙地走，终于来到防风林公路上的公共汽车站。他们心神不定等待着，等待命运的安排，眼望着车站的立杆牌子，或者成为他们灵魂的拯救者，或者成为他们灵魂的迫害者，就是说，这个立杆牌子可能成为他们飞向天涯的坐标起点，也可能成为捆绑他们的耻辱柱。

天放亮了，头班公共汽车已经从这个站口开过去了，两个青年男女不见了，私奔者逃向何方，人们不得而知。等到天大

亮了，梁二伯才摆动着八字脚追赶上来，他一心想逮住这两个小杂种。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急断了肠，气炸了肺。到车站一看，才知道来晚了，头班车已经开过去了。梁二伯现在才清醒过来，出村界不可能把他们追回来，出县界追到他们也不可能了，要找到他们很可能要出四川省。

梁二伯先是站在车站发愣，随后把立杆牌子使劲摇晃了两下，跺了跺脚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像一个被愚弄的受骗者，脸色铁青，眼睛焦蓝，嘴里嘟嘟哝哝，骂骂咧咧。又呆呆站了片刻，知道是没有指望了，终于带着极大的失望转身往家中走，他那八字脚一颠一颠，姿势踉踉跄跄。一路上他想了许多，心中又恼又恨，不知不觉进了家门，一头拱在炕上，竟然悲悲切切哭起来了，哭得是那样伤心，那样委屈。女儿跟人家跑了，不顾这个家，也不要爸爸了，他恨女儿，又怜惜女儿，深感对不起孩子死去的妈妈，于是他又牵肠挂肚怀念妻子。梁二伯的妻子患的是乳腺癌，她临死时，再三嘱咐丈夫要照管好女儿梁红珠，长大成为有出息的青年人，不可误了她的前程。二伯对妻子的承诺是坚定的，答应一定要实现妻子的心愿。对于此情此景，二伯现在还记忆犹新，妻子虽然受尽病痛的折磨，由于得到他的承诺，还是闭上了安息的双眼。

现在怎么样，他的承诺成为空话，女儿跟人私奔了，给他留下的是耻辱、丢人现眼，对妻子等于一场骗局，想起这些，怎能不使他伤心落泪呢！梁二伯在悲悲切切的哭泣中听到自己内心的回音，这种回音指给他一种意向，让他走出去寻找解决的办法，不然的话，就这样在家中哭泣，最终他会憋闷死的。

梁二伯从炕上爬起来，揩干泪痕，走出家门，向村庄的后

街走去，快要走近黄氏的住址，他停住了脚步犹豫了。他觉得就像走向一个禁区，不能再向前走了，不能踏进黄家的门槛，不能和黄氏谈话，因为他妻子死后，梁黄两家差一点儿成亲。不是儿女之间成婚，而是梁二伯和黄氏差一点儿搬在一起，成为一家，结为夫妻。后来这门亲事是怎样夭折的，其中颇有一些传奇的周折。那时，二伯的妻子死去刚刚一年，黄氏的丈夫是早年去世的，村里有人认为二伯和黄氏结亲是合适的、是旗鼓相当的。于是热心人愿为两家拉线做媒，经过多次介绍，黄氏心动了，表示愿意嫁给梁二伯为妻，可是二伯的态度却有点暧昧，内心愿意，表面冷淡。他认为妻子死去一年，就给女儿找继母，违背了对妻子的许诺，是负义的行为，对不起死去的妻子，也对不起女儿。所以，尽管梁二伯喜欢听拉线人一次又一次讲述黄氏的情况，可他总是犹豫不决，进退维谷，没有明确的答复。这不仅有损黄氏的面子，而且使她的心劲一落千丈了。特别是有一次她听到一个传言，二伯说他和前妻恩重如山，不可动摇，不能忘记，续妻总归是萍水相逢，建立真情实感是很困难的。这话传到黄氏耳朵，她非常气恼，让介绍人也给二伯捎去两句话。她说让二伯也听明白，黄氏这辈子嫁牛嫁马，也不会嫁给他梁二伯。这门亲事夭折之后，梁二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，又有些后悔了。他慢慢悟出一个道理，自己不是和尚，为什么要当苦行僧，纵然与妻子的感情深似海，人已然死了，永远想着她就够了，不必为死者守忠，那是一种陈旧观念。何况眼前的处境是困难的，家中没有一个主妇，就等于没有一个家。

现在，梁二伯知道，他要去找黄氏，不是商谈他俩的婚